

敬復者陳侍御來京

公函並面詳

諸公所以教督下走之義

辭子仲仲
為欺
提師江表莫我
流屬遭國

君枉氏之計以自還其私未嘗不切

心枕戈飲泣者忽已六閱寒暑

內泯夢日甚一日此次政爭突起各

兵薄近畿竊以謂天牖其衷得以撥亂

世而返之正當即親率一旅馳衡京師

連日密喻各方已多數望風景附一面

堅約梁崧生尚書專與外人妥為接洽



辭子

仲仲

聂冷著 NIELENGZHU

新

子
た
の

化

動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熊耀冬

封面设计:唐伟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辫子大帅张勋/聂冷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7
ISBN 7-5006-1754-2

I. 辫… I. 聂…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N.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0929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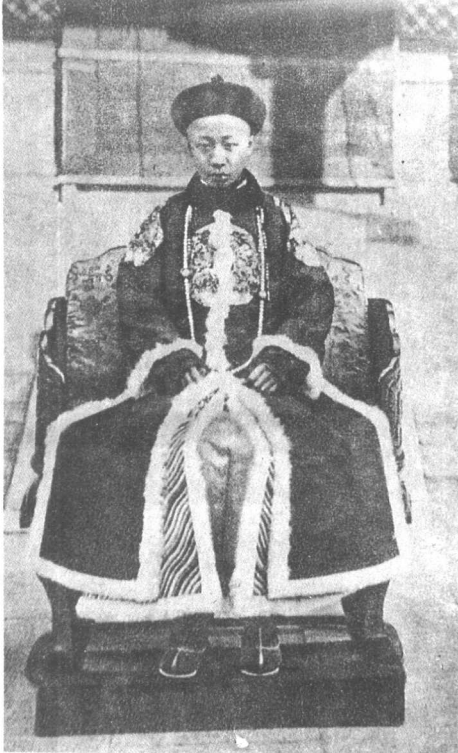
*

850×1168 1/32 10.25 印张 3 插页 230 千字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0.10 元

复辟时的小皇帝溥仪



慈禧皇太后（中）



敬復者陳侍御來京奉讀

公函並面詳

諸公所以教督下走之義肫勤婉篤
且感且慙一蹶張武夫渥荷

先朝恩遇提師江表莫抗積流屬連國變
以來毒念當事者譏託共和名目恣

為欺

君枉民之計以自逞其私未嘗不切齒腐

心枕戈飲泣者忽已六閱寒暑矣宇

內泯琴日甚一日此次政爭突起各省

兵薄迫畿竊以謂天牖其衷得以撥亂

世而返之正當即親率一旅馳衡京師

連日密喻各方已多數望風景附一面

堅約梁生尚書事與外人妥為接洽

俟中外部署略已就緒使當途入正文

決不敢稍涉因循致辜舉國幸甚

望惟茲事體大實非篤方如魚者獨

力所能有濟日前入對

今上謹已冒昧陳之惟

諸公愛國赤忠夙超倫輩側望

聯翩肯駕速指上都扶張

遂謨光復故物臨筆曷勝企祝語請

福安統惟

心照不宣
張勳拜啓

復辟前夕，張勳致陳宝琛函



張勳寓居北京时的照片



張勳三妾卞小毛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赣西顽童	3
一 光荣的祖父	3
二 石乎？玉乎？	7
三 山野游魂	12
四 遇到救星	15
五 牧童变书僮	20
六 仆人与主人	22
七 患了赌瘾	26
第二章 初入行伍	30
一 旗牌兵	30
二 福州受辱	36
三 高级马夫	41
第三章 赴越抗法	46
一 首战告捷	46
二 兵败镇南关	51
三 冯子材和苏元春	56
四 炮兵队长	62
第四章 广西戍边	68

一	化兵为匪	68
二	编匪为兵	71
三	兵匪合流	75
第五章	颠沛江海	82
一	盘桓故乡	82
二	仍是奴仆	87
三	困顿江城	90
四	奔窜辽海	94
五	沮丧东鲁	98
第六章	新军宿将	104
一	初识袁世凯	104
二	大开眼界	110
三	琼玉与糟糠	116
四	壮勇巴图鲁	121
第七章	端门宿卫	131
一	迎驾磁州	131
二	故乡和旧谊	141
三	加入北洋系	146
四	赵尔巽、张作霖和徐世昌	152
第八章	北洋与亲贵	160
一	荣任提督	160
二	临终的恩典	163
三	受到弹劾	170
四	江防营和小毛子	175
第九章	首战金陵	183
一	打马进城	183

二 孤军奋战·····	186
三 败退袁州·····	193
第十章 辫子将军·····	200
一 密谋讨袁·····	200
二 誓不剪辫·····	205
三 怨袁更恨孙·····	208
四 江苏都督·····	211
五 金陵梦灭·····	215
第十一章 长江巡阅使·····	221
一 徐州王·····	221
二 试办经济·····	228
三 不拥袁皇帝·····	232
四 由反袁到保袁·····	240
第十二章 丁巳复辟·····	252
一 北洋盟主·····	252
二 黎段之间·····	258
三 排斥异军·····	264
四 日本“好人”佃信夫·····	270
五 莅任“调人”·····	280
六 “皇上万岁”·····	287
七 四面楚歌·····	302
八 罪魁祸首·····	313
第十三章 松寿老人·····	320
一 闭门多暇·····	320
二 寿终正寝·····	325
附 录·····	330

一 张勋年谱.....	330
二 松寿老人自叙.....	333
后 记.....	338

引 言

古今中外，因为一条辫子出名的将军，除了张勋之外，恐怕再也难以找到第二位。民国初年，江苏一带曾流行过一句民谚，说是“留着辫子怕孙文，剪了辫子怕张勋”。可见，在当时江苏一带（尤其是南京）的老百姓看来，张勋与孙中山几乎是一样的“可怕”。显然，张大帅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头脑里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还是因了他那条小辫子。否则，按照他当时所具的一名北洋杂牌将军的身份，他怎么能在老百姓眼里取得与革命领袖孙中山对等“厉害”的地位？

当然，留辫子只是现象。实质上，张勋的著名，全在于他的矢志不渝的拥清保皇立场。为了实现他的拥清复辟的政治理想，他在自己的政治、军事生涯的顶峰时期，公然走南闯北，连干了两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一件是率领辫子军攻陷南京，剿灭了南京革命军事力量，扼杀了轰轰烈烈的二次革命运动。另一件就是插足北京政坛，直接扶持清废帝溥仪重登宝座。前一大“功绩”，使他获得了“镇压二次革命的混世魔王”的煌煌“美誉”；而后一大“功绩”，则使他获得了“丁巳复辟的首恶元凶”的最高“荣典”。这两件大事一干，便弄得全世界舆论一时为之哗然；并使得此后的任何一位中国近代史学家，都不得不在自己的论著中为他特辟一个专章。自然，这肯定不会是一个光彩的篇章。以至于直到今日，人们只要读过小学历史课本，就知道辫帅张勋不是一个“好人”。

不过，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的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张勋。而作为人生世界的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行路者，张勋的一生毕竟还有着比历史为他作出的政治结论更加丰富得多的内容。实际上，张勋除了反革命的政治立场使他很难为革命者所谅解之外，从人格上看，他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他为人忠诚慷慨，坦白直率，甚至还带有几分天真俏皮；他性情开朗、坚贞不渝而敢作敢当。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翻云覆雨出尔反尔，从不卖友求荣对同僚暗中使绊子。他头脑简单、鲁莽急躁，因而终致受骗上当、遭人暗算，却仍至死不悔，正所谓凛凛然颇见几分大丈夫气概。在整个北洋军阀集团的诸多阴险狡诈、朝三暮四和专门损人利己的政客武夫之中，张勋无疑是唯一“诚实可爱”的。这也是他有别于其他封建军阀和官僚政客的最鲜明的个体特征。

1917年7月21日，孙中山先生在致广西督军陆荣廷的一份电报中称：“张勋强求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之也”。^①中山先生对于张勋的这番评论，正是把张勋的政治态度和他的人格区分开来，分别对待的。这样，他便对敌对阵营中的这位独特的人物产生了又恨又敬而又怜悯的多重感情。显然，中山先生这种多角度多侧面观察人、衡量人的做法，是很值得为文为史者引为楷模的。

的确，辩帅张勋实实在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像那京剧舞台上的一名丑角。尽管他那张丑陋的面孔不可能打动任何一位窈窕淑女的芳心，然而，他却往往是舞台上最值得咂摸的一位角色。

^① 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

第一章 赣西顽童

一 光荣的祖父

赣西的地貌，以罗霄山脉的隆起为主要特征。罗霄山脉的北段称为九岭。它已有了八亿年的寿命，是中国长江以南最古老的一架山脉。漫长岁月的风霜雨雪，剥蚀着它的肌肤，侵袭着它的骨骼，使它的岩体剥落，表层壤化，孕育出莽苍苍一派浩瀚林海和“海底”一湾湾温柔恬静的田畴村庄。尽管天高皇帝远，它还是很早很早就归入了“王土”。到了西汉，更有一些县衙直接设入了那林海深处。奉新就是其中最早设立的一个。

奉新地当九岭东侧，境内超过一千米的山峰就有五十余座。它那半封闭式的幽深环境，很早就成了文明世界获罪者藏身避难的良好处所。唐会昌年间，光王李忱为逃避其侄儿武宗李炎的危害，就曾遁避该县著名的佛教禅宗寺院百丈山，隐居数年，直到武宗去世，方才重返长安，登上皇位，是为宣宗。这是隐而复出的例子。

还有更多的人是隐而生根，从此成为当地居民。北宋初年，有河北清河人、太祖赵匡胤殿前都虞侯张琼获罪自杀。琼子三人为避迫害，携父遗骸南渡，隐于奉新南乡之赤田落户农耕。数百

年下来，慢慢地衍生出一片张姓村落。虽说祖上琼公出身官宦，但自从琼子逃离官场，一代代农耕磨砺，到得清朝，已是举族不知官味咸淡了。于是琼公子孙们一个个安心作田，娶妻生子，但求香火不断，奔个小康便是人生的最高追求和理想，此外，更不敢有什么非份之望。

这样，到得清朝咸丰四年十月廿五日巳时（公元 1854 年 12 月 14 日上午十时许），便有一位父姓魏氏的张家媳妇，在一阵快乐的腹痛之中，顺顺溜溜地解开了她生育史上的第二个包袱。又一条活蹦乱跳的新生命问世了，而且又是一名男丁。

在当时那种重男轻女的封建时代，这个添丁之喜，不用说足以使张氏满门感到多么的欢欣鼓舞了。当然，高兴纵然是高兴，人们却绝对想象不到这刚才呱呱坠地的小东西，日后究竟能给祖宗父母带来多么崇高的荣耀。如前所述，按照当时亲人们所能具有的最高想象能力，也不过是指望这孩子将来长大之后，能够力服两头大水牛，一肩挑起三百斤柴禾、扶犁打耙、栽插点播样样拿手，说不定还能学会杀猪宰羊做豆腐。那么，届时，他便能独立撑持起一个令人欣羡的小康之家，娶一房单眼皮、厚嘴唇、圆脸蛋、宽肚皮、大屁股、耸奶子、一胎能生三个崽的勤俭媳妇，香火繁衍，与日俱盛……

因而，他的祖父张大吉调动起他那套足够记清一本豆腐账的文案功夫，搜索枯肠，也就只给他想出了“顺生者”这样三个平庸无奇的字眼，用来作了这小孙子的第一个人身符号。原也不过就是指望他顺顺溜溜地出生，顺顺当当地长大的意思。然而，这一回，张氏诸辈可是大大地失算了。因为这赤膊溜溜的小顺生者，就是日后的张勋，学名张系瓚，字玉质，号少轩，又号松寿老人，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庙堂梁柱，末代皇帝的最后一位欲扶社

稷于既倾的首辅重臣。不管亲人们怎样好心好意地为他设想着一幅山野农夫最现实而美满的生活图景，他却绝不会老实乖顺地钻进这只充满家庭温馨之气的柴禾笼子。他有着时代早已为他设计就绪的必然的入世之路。他必定要沿着这条充满着荆棘、坎坷和陷阱的血路，从他这片山明水净的赤色的故土出发，一步一步地走向权力的高峰和怨孽的渊薮。

关于张勋的家人，他自己在六十八岁那年写的一篇《松寿老人自叙》中是这样叙述的：

吾家世居奉新南乡之赤田村。勋以咸丰四年岁甲寅十月二十五日巳时生其地。张勋辛酉八岁，适粤寇躏县境，乡人四窜。先王父昆一公独不行，陷贼。贼逼指富室名，不告；临以刃，则詈之，因遇害。是年，先妣魏太夫人弃养。同治甲子始入塾读书。明年，先考衍任公又弃养，遗腹生弟系球，仅及晬而继母温太夫人卒。勋于是时，年十有四。自是，兄弟茕茕相恤，生计乃日益艰矣。

这段文字表明，他的父亲名叫张衍任，母亲魏氏，继母温氏，连同他的祖父张大吉，都在他八至十四岁的短短六年间先后去世。值得注意的是，张勋在这段关于家世的记叙中，对于父母、继母的去逝都是一笔带过，唯对祖父张大吉的死因，记叙得独为详细。这无疑表明祖父的形象，在他的头脑里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这当然是有他的道理的。

张勋的祖父张大吉，字昆一，是一名出色的硬汉子。他略识文字，兼会武功，为人耿直，性格豪爽，但脾气执拗，争强好胜。他不嫖不赌，勤于持家；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做豆腐卖。到张勋出生

时，张家已有二十多亩水田，又兼开豆腐坊，加上张大吉的三个儿子（即张勋的父亲和叔、伯）都是年轻的强劳力，除了农耕和做豆腐外，还有余力搞别的多种副业。因而，虽然祖孙三代十几口人合在一起吃大锅饭，但由于大吉有权威，治家严谨，指挥有方，故而一家人小日子过得还算和睦美满。可见，八岁以前的张勋所能感触到的家庭核心人物，显然是他的祖父而不是父母。甚至，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每当少小的张勋瞪着他那对骨碌碌的小眼睛，看着他的祖父八面威风地挥着指挥棒把他的父母叔伯们调遣得服服贴贴时，他一定会好奇地希望爬到祖父的位置上去自由自在地发发号令，而绝不会乐意像他的父母那样窝窝囊囊地受人支配。一句话，张勋来到世界上的第一位家庭榜样是祖父，而不是父母。后来，人们看到，他几乎完全越代继承了张大吉的种种脾性和作派。

公元 1861 年 2 至 3 月间，太平天国韦昌辉的部队攻占奉新。张勋的家乡赤田村离县城仅有十五华里路，而且这一带为奉新县境内少有的丘陵缓坡地形，交通条件相对便利，经济上也较为富庶，因而成了太平军征集粮饷的主要地点。结果就发生了张勋《自叙》中所说的那件事。当一队太平军士兵开进赤田村寻找富室征集粮饷时，村里百姓早已逃散一空。偏偏张大吉却硬充好汉留了下来，而且公然跟太平军官兵对抗，结果被一刀砍伤嘴唇，没过一个月，即感染败血症死去。

张大吉的死，无疑给家庭带来了极大的不幸和无可弥补的损失。然而，他却无形中给张勋留下了唯一的一项值得炫耀的祖上“功绩”。当张勋长大后终于领略到这一点时，他便不能不对他的祖父更加肃然起敬了。他不仅在自叙里记录了祖父的“英雄事迹”，而且早在他走上仕途之初，每当向上司表白他的阶级立场

源流时，都要把祖父的“英雄事迹”抬出来作证。当然，张大吉的死，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有意识地效忠朝廷的表现，而只不过是他的倔脾气和爱出风头的习惯使然罢了。然而，在张勋的心目中，祖父不仅是生活中的榜样，而且成了政治上的榜样。张大吉如若九泉有知，说不定真要高兴得再死一回呢！

二 石乎？玉乎？

张大吉死了。大家庭失去了掌舵人，兄弟间意见不能统一，利益难以平衡，又无人居中调节。于是，只好分家。家里的两头水牛和半国余粮都被太平军顺手携走了，除了房屋和地产，已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张勋的父亲分得了八亩水田和两间房屋。还有一点现款则全用来添置了锅碗瓢盆等基本生活用具。经济状况本已不济，偏偏家刚分开，张勋的母亲魏氏又暴病身亡。父亲失去了内助，一个大男人带着两个孩子里一手、外一手，成天忙得晕晕乎乎，结果却里外扑空。孩子没顾上孩子，田地没顾上田地，更别说抽空出去搞点副业挣几个活钱了。无奈之下，不得不硬下一条心，把大崽系新过继给族兄张衍寿为子，只留下八岁的顺生者在身边放牛。

然而，谁知送掉一个大崽并不解决大问题。这顺生者趁着无人管教的当口，竟开始漫天漫地里撒起野来。他现在逼真地扮演起了他祖父的角色，把他祖父深种在他潜意识中的那派遣风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块头粗，力气大，胆大任性，要强好胜，对于布阵打仗有着特别的嗜好，而且好以“统帅”自居；常常命令十六名“亲兵”将他八抬八托，拥至阵前，谁若不服，即以“军法从事”。等

到“两军”正面一接火，他便跳下“轿子”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见泥打泥仗，见水打水仗，见沙打沙仗，见石打石仗，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其间，便难免出现一些鼻青脸肿，甚至头破血流的动人场面。至于满身污泥浊水那就更是家常便饭了。这还不算，更麻烦的是，他还常常因为一心一意指挥打仗而忘了看管他那头大水牛。那牛魔王见无人管束，就常常大摇大摆地闯到别人禾田里去吃禾苗，一吃就吃个一大片。那田主见了，除了跳脚骂娘之外，难免又要把牛扣下，追索赔偿。可怜老实巴交的张衍任，为了应付这类官司，整日里被弄得焦头烂额。有时火气上来，忍不住揪住那小混蛋揍上一通。可是，次日，他又是野性不改。

活活地被这混小子折腾了整整两年，看看实在不行了，张衍任不得不四处托媒续娶了一位温氏夫人前来内助。同时，咬紧牙关，节衣缩食，省出几个铜板把他送进私塾读书。让那教书先生的文章道德和竹片板子发挥点训导作用。

最令人感激的是，私塾先生明知是儿顽劣，远近闻名，却仍然二话没说，一开口就答应收为正式弟子。并且按照赤田张氏的谱系排行，给他取名系瓚，字玉质。

“瓚者，有瑕之玉也；石二而玉三，故字玉质可也。”先生摇头摆脑地解释说。

虽然没有任何把握认为只字未识的小张勋真能听懂先生的这番高妙的“玉论”，并进而对先生给他作出的这种以优点为主的“科学评价”产生什么心灵感应，但自从入学以后，他便变得规矩了好几分却是千真万确的。过了两年，张勋便已把那《三字经》、《百家姓》和部分“子曰”、若干“诗云”背得滚瓜烂熟，并能拿稳毛笔，把他那“石二而玉三”的美名张系瓚写得如蛇行蚓突，